

船
上
遺
聞
集
錄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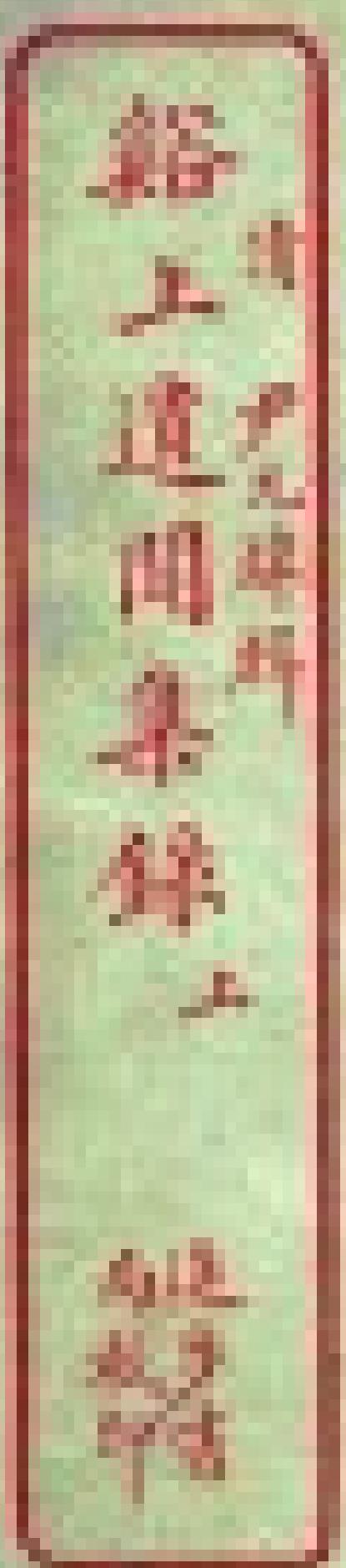
進步書
局校印

清 尹元煥輯

筆記小說大觀

202165





卷之三

清 阮葵生著

茶餘客話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茶餘客話提要

是書為清山陽阮吾山所著凡十二卷自經史子集洎有清掌故下及書畫金石禽魚草木無不講貫精核多有未經道過者宜其與七錄齋並傳

自序

以老至耄及之年而欲網羅合邑數千百年故失舊聞為前人補所未備誠知其難也雖然邑乘自雍正中纂脩後達今百有餘載其間賢士大夫勲業文章與夫時事之變更故蹟之興廢率皆闕焉無傳故老鮮有能言之者匪直此也推而上之如明亡之忠臣義士漢魏以降列朝名臣碩彦攷之志乘亦或有傳有不傳或傳之而不詳及今不紀而使邑中文獻日就荒殘以訖於無所徵予甚懼焉由是不揣謬陋聊為采輯然而家鮮藏書一人之見聞有限日暮途遠汲汲顧景不暇幸得馮君酉卿廣搜博採相與上下其議論始克底於有成然是編之成為時頗促疎漏仍恐不少世之覽者有能正其謬舛補其闕遺俾得成為完書以備一邑掌故而亦使後之修志者有所憑以為採擇則不悖於此有深幸焉已道光二十六年丙午重九日方橋老人尹元輝自序時年七十有四

序

方橋先生余同年澗南大父也年高矣手輯谿上遺聞猶矻矻不少倦甲辰夏懷自都旋里購有新刊明季南北略及南疆繹史諸書中載吾邑人事先生見之大喜因屬懷共輯遺聞先生嘗謂邑志闕失之最大者有二虞氏之世為句章人整整可據而邑志自都尉翻及喜預荔寄外六朝人物概不收入明亡忠臣義士皆耿耿不可磨滅而當時拘於避忌亦概不敢載此二者非尋常疎漏可比故先生於他事雖無不採錄而於二者尤致意焉懷不敏素未熟邑中掌故而先生諱諉之不已於是上溯漢魏下逮今茲凡邑乘所闕遺者無不蒐羅採輯相與商榷證明非僭妄也蓋亦少効參稽之力以成先生志云爾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九月既望馮本懷慎旃序

凡例

一是編所載皆邑中數千年來名賢事蹟為集錄十卷至山川古蹟一切興廢及諸變異事另為別錄二卷

一是編所錄皆郡邑志所不載亦有已載而不詳者仍為補入

一鶴浦鄭點衣辰先生著有四明志徵亦名勾章摭逸是編前數卷所採得十之二三至如諸虞傳自據正史非盡採志徵也

一是編所採鮚埼亭集四明志徵每條中俱已載明其有不盡本二書而參以他說者各條下俱不復注

一明季忠臣義士前志皆隱而不書今蒙皇朝寬大之恩乾隆四十年間凡拒命諸人皆賜謚褒嘉更無避忌故北略南略南疆繹史荆駢逸史諸書悉次第纂行茲於吾邑人皆採錄而表著之庶不使忠魂毅魄永恨沈埋於地下也

一是編於南雷文集思舊錄耆舊集四明談助等書所採甚尠故皆略而未注一志乘載美不載惡是編偶一載之以為後來之鑒戒

一數百年來合邑婦女貞節載之不勝載一人之身安能徧訪無遺其有耳目聞見

所及及來告者則陸續紀之餘則姑俟將來修志者博訪補入

一是編只當說部故所紀無倫次且多繁而不殺處閱者勿以志乘體律之
一是編尚屬草創後有所得再當續增

一谿上詩輯隨後續出

谿上遺聞集錄卷一

清慈谿尹元煒青父輯

大夫種之為勾章人。邑志以縣東十里文溪為據。然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聰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皆止於吳。吳任子胥。於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吳越春秋內傳亦曰。勾踐賜以屬鏗之劍。種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觀此則種非勾章人明矣。自王深甯黃東發兩先生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為鄞產。然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注。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鄒與鄭安知非字近而譌。則以為勾章人固非。而認為鄞產亦未可據也。

宋潛溪題商山四皓圖。其辨夏黃公詳矣。謂以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出自畢士安之謬說。因以漢惠帝所刻四皓神座。一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為據。士安之說徒以史記漢書。綺里季夏黃公。句相連屬。遂割夏字屬上句。為綺里季夏。而獨稱黃公。乃後漢書鄭元傳。孔融稱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如士安說亦可割夏字屬園公。而稱為園公夏矣。有是理乎。然攷虞仲翔答王府君。稱鄞大里。

黃公仲翔生漢末。談漢初事。應有據。而亦稱黃公何也。又按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廣。隱夏里。是夏黃公為陳留人矣。而仲翔以為鄧人。邑志又以為慈人。以覆船山之黃墓為據。大都時代久遠。舛謬難以確覈。姑志之以俟來者。余前有夏黃公碑。在文稿中。與此畧同。

慈谿族姓之古。莫如董氏。自漢至今二千年。其子姓居邑中。及分支奉化鄧縣者。不下數千人。皆孝子蹟後也。孝子之墓。即附於其母淑德夫人墓旁。舒懶堂詩。所謂孤塚枕城邊者。是也。若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乃明洪武間別一董孝子。建炎義士董之邵之後。數傳而為孝子恭禮。自奉化遷鄞。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土人亦以孝子稱之。且羊酪河。亦非慈地。乃全謝山答董愚亭論宗譜云。恭禮登第後。以母老隱慈之黃楊隩。即葬焉。以黃楊隩屬慈。且併黃楊隩羊酪河為一。不知何據。按黃楊隩在鎮海靈緒四都。羊酪河應作楊落河。在鎮海縣南四十里。靈巖一都阿育王山下。據此則恭禮墓亦當在鎮海。不在慈谿。至漢徵君母墓。郡志明言在府城南長春門外祖關。孝子墓附焉。而雍正邑志。則以為在黃楊隩。仍以恭禮墓為徵君墓。殆未之考也。孝子墓有徐浩所書碑在廟中。今未知存否。

董徵君又有行祠。在鄧補陀寺右。史慎齋侍郎有二詩。一云安車駟馬漫追尋。高節

應堪媿子陵。得祿已無親可養。那能還受漢廷徵。一云記得杜陵詩句好。歲時伏臘走村翁。愚夫愚婦知何事。卻到於今說董公。

晉亦有孝子董黯。係今孝感人。姓名偶同。不足深辨。或云孝感之董。乃董永。閩公澤新舊郡邑志。皆有傳。陳壽三國志。以為山陰人。按明嘉靖中山陰縣民於本縣十七都墾地。得晉太康五年瓦劙。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地一丘。東極閩澤。西極黃膝。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或當時楊紹所買之地。其東皆太傅故地。據此則太傅似山陰人矣。然亦不應以太傅姓名為地名。而太傅遺蹟在慈者極多。歷來志皆以為慈人。自可據。

虞氏自仲翔後。名人輩出。自漢至唐不絕。而史皆以為餘姚人。蓋隋唐間。舒章餘姚分合不一。故史以為餘姚。其實諸公遺蹟。皆在今慈谿界中。

虞公仲翔。世傳孟氏易。又傳攷鄭荀諸儒之書。故其書參消長於日月。驗變動於爻象。升降上下。發揮旁通。聖人消息之教大明。惜後通之者少。五代時。姚氏翟氏蜀才氏能傳之。亦未大顯。此後惟李鼎祚撰集解。採虞注獨詳。國朝惠徵士棟。據之作易漢學。推闡納甲於消息變化之道。稍啟端緒。後作周易述。大旨宗虞。而義有未通。補

以鄭荀諸儒。讀者以未能專壹少之。武進張編修惠言。承惠徵士之緒。恢而張之。約而精之。成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徵阮相國元為之付梓。於是虞氏之易。始大顯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訥。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詭於經疏闇。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

吳書。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拾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奮。翻善用私能步行日可三百里。

又翻聞曹公辟召曰。盜蹠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魏將于禁在吳時。翻每加摧抑。禁雖為翻所惡。及還魏。猶感嘆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位。

三國志。會稽東部都尉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呂蒙圖取闕某。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闕某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

翻嘗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以生子而已。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據此。則翻長子名容也。

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事詳會稽典錄。邑志亦載其略。忠字世方。翻第五子。會稽典錄稱其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齋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第中夏。督兵堅守不下。城潰被

害。

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典錄稱其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厯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邱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慶。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按全謝山河間相公測天樓詩。河間擅絕學。曾驚晉史官。原注。晉唐志。不盡以河間穹天論為然。不妨闢渾蓋。別自疏天元。古窯流水上。世有算聲傳。詩話。河間相公都尉子聳。又云。聳當作昺。不知第幾子。昺穹天論曰。天形穹窿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今按典錄。聳為都尉第六子。昺為聳弟。謝山乃云不知第幾子。且合聳昺為一人。因以穹天論為昺作舛謬。若此豈謝山未考會稽典錄耶。

又謝山都尉講舍詩中一聯云。聲華高竹箭。神授稟桃符。自注都尉夢授易於陳桃符。今按別傳。翻奏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飲易二丸。而詩乃以為夢授易於陳

桃符。蓋謝山此等詩皆隨手所成。或未遑深考耳。

禹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趙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禹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禹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後為濟陰太守。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虞潭

會稽典
錄作譚

字思與。都尉翻之孫。宜都太守忠之子也。潭清真有檢操。嘗除醴陵令。

值張昌作亂。潭起兵斬昌。別率鄧穆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又與諸軍共平陳恢。尋被元帝檄使討華軼。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逼甘卓於宜陽。潭進軍救卓。元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及明帝時。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時已告歸。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進赴國難。至上虞。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鷹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潭次於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禽。罷兵。成帝即位。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却鑒王舒協同義舉。率衆與諸軍并勢。遣督護沈伊拒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遂以母老去官。

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數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卒於位。謚曰孝烈。子訖嗣官右將軍司馬卒。子嘯父嗣。

按潭為都尉。孫宜都太守子。又為嘯父之祖。則其為勾章人無疑。而史以為會稽餘姚人。故邑志未列。又按勾章虞氏系出漢零陵太守光。累葉簪纓。才彥輩出。而史書及會稽郡志皆以為會稽餘姚人。蓋漢晉宋齊梁陳。勾章統於會稽。隋唐則統於越州。唐天寶間。又統於餘姚郡也。考吳朱育對漢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會稽郡治。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勾章。至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夫陽朔為西漢成帝年號。元年歲在丁酉。至永建己巳。積百五十二年。郡治皆在鄞。與勾章是勾章之亦稱會稽也久矣。會稽之虞皆勾章之虞也。且考舊志。杜湖山有虞家灣。柳道傳龍山古蹟記。沿姚江東至慈谿六十里。有虞公渡。永樂寺為虞公世南故址。金華戴九靈詩。所謂陵尋虞監宅是也。王伯厚四明七觀引九域志。則曰鳴鶴之嶺。二虞喜荔兆焉。引晉書。南史則曰嘯父鰣養虞悰之鯖。杜光庭七十二福地記大

隱山。在明州慈谿縣。晉虞喜常隱於此。他如鳴鶴之以虞九皋得名。虞胄墓在橫山。虞瑤墓在五馬山。虞鷺墓在漁溪山。虞野人墓在戌溪山。虞孜墓在東澄山。散見於圖經舊志者不一而足。則是合慈溪所屬。為石臺鄉。為金川鄉。為鳴鶴鄉。皆為虞氏故址。此摭逸所辨。虞氏為勾章人。明甚。故先生於虞氏諸賢。凡有所見為邑志所未載者。輒為採入。以俟後之脩邑志者擇取焉。本懷識

虞察。吳征虜將軍喜之父。摭逸云。傳詳邑志。今攷雍正志無之。

虞公喜。志林聞之。未嘗見也。惟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之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令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群謀。詢於芻蕘。虛己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不著。况呂岱國之元耆。智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密也。若因十思之議。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